

周东浩 著



# 中医：祛魅与返魅

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中医现代化及营卫解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周东浩 著



# 中医： 祛魅与返魅

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中医现代化及营卫解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祛魅与返魅：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中医现代化  
及营卫解读 / 周东浩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5

(中医文化系列)

ISBN 978-7-5633-7441-0

I. 中… II. 周… III. 中国医药学—研究 IV. 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518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4.75 字数：170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册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序

东浩先生多年来研究、思考的结晶——《中医：祛魅与返魅》终于要出版了。仔细拜读了作者惠寄的文稿，颇有感慨，不枉作者十几年来上下求索。这本书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现代中医著作之一。作者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以营卫——营养代谢和免疫炎症整体平衡为切入点，对以《内经》、《伤寒论》为代表的中医基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和阐发。我认为此书对整个中医事业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医经历了百年困惑仍然不断被质疑的今天，无论是社会还是中医界，都急需这样一本诠释中医的著作，所以我非常乐意推荐此书。

在我看来，中医并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科学不过是一个中性的名词，是人类研究、认识自然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在很多情况下它是有效的、简便的，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至上的。相对于现代西方科学来说，中医更是实用的。它注重整体、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向下分析细微的、孤立的元素。在研究认识自然这个任务上，它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科学的方式满足着古代中国人不同于西方先贤的好奇心。这一点不仅仅是由古代技术的不发达造成的。也许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先生语）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西

方古代的技术同样不发达,但是西方人在心理上有不断向下、向深层探索的欲望。他们似乎总是不自觉地在追求一些表面看来和实用没有关系的知识,至于这些知识以后会不会有用,是第二位的事情。两种不同的心理促使东西方的人们发展出认识自然、人体的不同的思维和方式。这里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我没有作价值判断。这是一个大题目,在这里只能寥寥说几句。

《黄帝内经》奠定的中医基础理论框架,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没有受到大的挑战。然而,在西方科学大行其道、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医生所面对的病人,更多的是渐渐抛弃了传统的中国人,以及根本没有东方思维的“金发碧眼”。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中医这种古老的东方智慧求得生存,并且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这里,一方面是继承,另一方面是发展。而发展的首要任务,以我之见就是诠释,或者说翻译。这里的“翻译”不是指将中文翻译成英文,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指将古老的东方智慧翻译成“西方人”能够听懂、理解、相信的语言。(这里的“西方人”包括了被西方思维洗了脑的中国人。)

那么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是什么?西方人和现代中国人相信的是什么?答案似乎只有现代科学。此处的现代科学并非是仅指分析、实验的还原论科学,还包括以系统、涌现、整体、非线性、混沌为特征的复杂性科学。要让“西方人”理解,就必须用他们能够理解和相信的语言及手段来“处理中医”,中医的阴阳五行、冷热虚实必须翻译成现代科学的语言,并且接受现代科学的检验与修正。这种“处理”就是翻译和诠释的过程,合理的诠释是中医被现代人所接受与传播的关键一环。

有人说,“中医不需要现代科学的检验”。容我大胆说一句,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医需要现代科学检验,并不是因为中医漏洞百出,而是因为“西方人”不理解、不相信它。有的人——固步自封、坐

井观天的人——问：“为什么要让他们理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先生们，医者父母心，所谓悬壶的目的是要济世啊。你的济世的本领再高强，如果世界上 60 亿人口中，55(±3) 亿以上的人都不理解你，都不相信你，都不让你来济世，都拒绝你的医治，你如何实现你的医者之心，施展你的济世之术呢？这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吗？中医是我们民族的伟大瑰宝，但是，它首先是实用的。它不是四合院，不是昆曲，不是东巴文字，不是故宫城墙。它不是摆在那里供人欣赏的艺术品，需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它是治病救人的技术，所以必须与时俱进！

这几十年来，中医界也作了很多将中医现代化的努力，但大多数是将某种药方用现代西医的手段测量、检验，或者以某某指标探求某某证的实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任何更高层次的理论的诞生，都必须建立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对于中医哲学方法论层面的整体观、系统观、由上而下的控制观等，人们也有所论述，然而，中医更深邃、更本质的东西，仍然没有被人们所揭示。这其中的困难之处，以我的管见，是因为人们找不到一个将中医与现代医学、复杂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切入点，从而不知道从何入手。现代科学，不管它好不好，它是实证科学。它的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定义，理论中的每个元素，都必须是可测量(measurable)量，或者至少是理论上可以被测量或计算的。建立任何一个理论，首先都要清晰地说明在此理论中的元素是如何被测量的。打个比喻，如果要用现代科学来研究爱情，首先你必须定义什么是“爱情”。要定义什么是爱情，就必须先说明爱情由几个元素来描述，而这几个元素又是如何被测量的。(比如，男女双方见面的频率，荷尔蒙的浓度，等等。)这种思维方式与东方式的直觉和顿悟截然不同，然而它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如欲将中医的系统观真正地与现代复杂科学相结合，而不仅仅是作哲学思辨或者玄谈，中医中的

很多概念,比如阴阳、气、虚实等,就必须落实,必须转化成可测量量。在这方面,以我的一点点见识所闻,似乎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平台。而我之所以推崇周先生此书,正是因为我认为周先生关于营卫的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

阴阳是中医的基本概念,它本身又是个哲学概念。由于阴阳本身的歧义,造成中医长期以来医哲不分、众说纷纭、玄奥难懂的困局,因此,破译阴阳的医学内涵,就成了中医诠释的首要任务。这个解释既要符合中医原始文献的意旨,它又要贯通现代科学的进展,为现代科学所接受,而能符合这两方面要求的,似乎只有营卫。因为在中医基础理论中,营卫是个医学概念,本身又具阴阳之性;同时,现代科学也逐渐揭示了免疫炎症和营养代谢的平衡协调关系,已经积累了数不清的研究资料;而且,营卫还具有现代复杂性科学中的系统、联系、降维、鲁棒等性质,所以周先生明智地选择了营卫作为解读阴阳医学内涵的切入点,这无疑是独具慧眼的。书中以营卫为基础,对脉诊、经络、脏腑表里、心神、疾病传变等中医概念的解读,都颇具启发性。通过探讨营卫与现代营养代谢和免疫炎症的联系,这个诠释体系为中医理论的理解、检验、修正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在周先生对营卫的解读中,我最欣赏的是这几点:

1. “卫气为百病母”——“免疫的紊乱是‘根本’”:疾病的分子、基因、细胞相互作用的机制错综复杂,可是在整体层面上,却呈现出过程的有序和相对的稳态,如何对整体层面的状态表现作出解释、判断并加以调控,这一直是困扰现代医学的难题。周东浩从《黄帝内经》“卫气为百病母”的观点出发,结合机体神经和免疫整体调控既相互协作而又存在相对分工的不同,提出了“疾病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自稳调节紊乱的过程”、“免疫的紊乱是‘根本’”的新认识,它揭示了疾病自组织紊乱相互统一的一面,强调了维持免疫稳态的重要性,这个

观点为沟通中西医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解读和总结中医整体调控机体自身抵抗能力的方法及丰富的经验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性。

2. 整体的免疫观:在分析、还原的西医研究里,免疫学是发展最快、资金投入最多、最受人们重视的学科之一(SCI收录的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就是免疫学期刊)。西方实验室的免疫学家们对某一个基因的表达、某一种蛋白质结构的探寻常常达到不可思议精细的程度。然而,整体层次的免疫应答和新陈代谢的关系方面的资料却非常少。周东浩在文中说:“然而打开《内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关于营卫的另一番景象,营卫的循行、节律,营卫的倾移、离合,营卫的盛衰、虚实,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这种对免疫整体层次的动态探究正是现代医学所欠缺的,也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挖掘和继承的内容。

3. “营卫和”——代谢与免疫的平衡:营养代谢和免疫炎症的平衡是机体稳态调节的核心机制,它贯穿从整体到分子诸层次。中医以营卫的认识为基础,描述了许多现代西医没有描述过的现象,建构了和西医几乎完全不同的理论模式。比如经络以及书中列举的对瘙痒、疼痛、睡眠等机制的独特解释,都与西医有很大不同。对这些现象和理论,现在都有可能从营卫的角度来进一步验证和发展。

4. 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营卫倾移模型:我认为这是书中最能引人深入思考的地方。这个模型试图阐释中医理论建构的潜在逻辑结构。它以现代科学可以理解的语言,展示了中国古代的贤哲是如何用低维、简单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构建营卫倾移的病理状态空间的。虽然这个提炼自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经典医籍《黄帝内经》的理论模型还非常原始,仍然需要有识之士进一步优化、充实和发展,但是同时,中医的理论模型却是一个历史上应用时间最长、经历了最大临床样本的、以系统方法研究人体的有启发意义的尝试,营卫强弱、通滞等参量



的选择以及模型附载的丰富经验都是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的。

在质疑中医的声音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任何事物只有一个真相，其他的都是表象。”为什么对同一个疾病事实会有中西医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呢？实际上，这是疾病表现的复杂性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类似的例子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比如量子力学，有薛定谔传统的微分方程表述，有海森堡的矩阵方法，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描述，其实说的的是一个东西。中西医的差别仿此，只不过中西医的隔阂要深刻得多，还掺杂了语言、文化、历史等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论的差别，这使得中西医的交流比其他任何学科都困难得多。

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同一个系统，在某些时候用直角坐标系去表述要容易些，而另一些时候用球坐标系去描述要容易些。两个坐标系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这个系统的研究。可以类比地说，中医和西医差别的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坐标系选取的差别（或者也可以说是病理空间维度选取的差别）。中医重营卫，从这些相互作用出发建立坐标系；西医重器官、细胞、基因，擅长从实体出发对疾病进行分类。

所以在有些与形态改变相关的病症上，西医要强，因为西医选取的病理空间更容易描述这个疾病；而在有些和相互作用紊乱更加相关的疾病上，中医要强，因为对于这些病，中医看问题的角度要好一些。

用数学的语言来说，中西医结合的本质就是找到这两种病理空间、病理坐标系之间是怎么转化的。就像直角坐标系和球坐标系之间可以轻易转化一样，中西医的两种坐标系从本质上也是可以转化的。而营卫和营养代谢、免疫炎症的交联沟通可能提供这两种坐标系翻译和转化的桥梁。

中医的目的是实用的，是治病救人。而西方实验室中的科学家的目的是探寻宇宙的奥秘，研究事物深层的机制。临床和基础科学研究

互相联系,但并不是可以简单作比较的,盖目标不同尔。所以无须厚此薄彼。

2003年4月,科技界权威期刊《科学》(Science)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复杂疾病的评述性文章。这些临床的西医们对复杂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红斑狼疮等)的看法,其实在很多地方和中医的思维有相似之处。可是,为什么那些文章能够发表在《科学》这样的顶尖刊物上,而中医中那些闪亮的思想,却不受重视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医没有找到和现代科学交流的语言平台,所以中医说不明白自己,西方人(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思想概念)也听不懂中医在说什么。

因此,构造这样一个中西医交流的平台是非常必要的。周先生这本书在复杂性科学的指导下,第一次尝试从营卫的角度对中医经典理论作了系统合理的解读和梳理。我相信,这会是一本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书,它对未来中医的发展和中医走向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故乐为之序。

侯沉

2007年10月30日

圣塔菲研究所

# 目 录

引言	我对营卫的认识	1
上篇	中医现代化与系统医学	9
	中医现代化的困境思索	11
	从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看中医现代化的切入点	15
	中医西化是造成目前中医困境的根本原因	21
	中医现代化必须走系统医学的道路	27
	系统医学和系统生物学	30
	系统生物学的方案适合中医吗	35
	“拆车”、“装车”与“修车”	38
	系统医学视角下疾病的本质	40
中篇	营卫学说研究	45
	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营卫解读	47
	卫气循行与《内经》研究营卫的方法	53
	《内经》基于营卫对一些生命现象的独特解释	64
	营卫节律	70

营卫倾移的整理研究	71
基于营卫倾移的证解释模型的构建	79
营卫通滞度和强度的度量——脉诊	94
从整体向下来研究非线性防御系统 ——营卫倾移模型的启示	101
中医治疗的基本点	113
营卫倾移模型是疾病病理机转的元模型	115
营卫学说研究的回眸与展望	119

## 下篇 营卫与经络、邪、心神、藏象等概念的关系 123

经络—免疫调节网络假说	125
脏腑表里与公共黏膜免疫系统：“肺与大肠相表里”今释	144
真邪离合的启示	149
疾病形层传变与营卫	161
从“主体性抗病反应”说开去	172
“心主神明”的误解	175
藏象学说的尴尬	183
“脾主统血”的秘密	195

## 结语 中医应该调整研究思路而非“告别” 207

## 跋 中医现代化的困惑与出路 212

引言

我对营卫的认识





## 我对营卫的认识

记得十几年前读大学时，我对营卫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平面的。我甚至从没注意到中医还有过如此系统的营卫学说。《伤寒论》调和营卫第一方桂枝汤本是用于治外感的，可是仲景稍加化裁，倍芍药加饴糖就可用于内伤之中脏虚寒，加桂可以治奔豚，加芍可以治腹痛，当时对此感到十分困惑。

进入临床后，营卫依然没有进入我的视野。那时最让我苦恼的是中医的“证”和西医的“病”的关系问题。写病历时，中医的“证”和西医的“病”诊断要写到一块，对同一个病人，西医要从“病”上治，中医则要辨他的“证”，两者的思路迥然不同，如何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心中很是惘然。带着这个疑问读了一些书，却始终理不出头绪，这种情况一直到重读了祝世讷教授的《系统中医学导论》以后才得以改观。

从《系统中医学导论》那里，我明白了系统和还原两种思路的区别以及还原方法论的内在缺陷，掌握了系统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及方法，

知道必须以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中医，还原论不可能揭开中医理论的谜底（现在中医西化的困境也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理论早已作出的预测）。于是我就尝试着用系统的思路来帮助解决自己的困惑——“病”和“证”的关系问题。大约在 1998 年吧，我整理自己的一些心得，写成了《生命系统自稳调节论和中医现代化》一文。我在文中借鉴了西医病理生理学的疾病定义：“疾病是机体在一定病因的损害作用下，因机体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提出在病因的损害刺激下，人体这个高度自组织系统自稳调节紊乱，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在系统自组织力与偏离力的相互斗争中，在量变与质变的相互转化中，在一定阶段，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而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命系统异常状态，而这种具有相对稳定的质的生命系统异常自组织状态就是中医所谓的“证”。不经过一定量的积累，就不能产生一种生命态到另一种生命态的飞跃，尽管导致疾病的病因不同，却可能引起生命系统自稳调节大致相同的反应，这就是中医异病同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证候就是“能反映机体自稳调节紊乱所致的相对稳定的生命系统异常状态实质的、特征性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各种症状、体征以及各种检查结果的总和”。这样，我终于对“病”和“证”、“证候”概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对“病”、“证”概念的思考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系统论方法的威力，但以前中医系统论研究也有它囿于哲学的探讨而没能和医学科学结合的缺陷。有人曾经批评说：“系统论，仅仅是一种哲学方法，如何用它来揭示中医学，或者诠释生命科学，还是要有一种另外的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作为基础。”这种批评是中肯的，我也切实感受到了中医系统论研究的不足。我尝试着以系统论的方法来看人体，很快找到了系统论和医学的有效结合点：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因为系统论要求从联系的、动态的观点考察问题，而神经—内分泌—免



疫网络恰巧承担了机体内部各部分之间以及机体和外界相互联系的桥梁角色,找到了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就为系统论的哲学方法和具体的医学科学相结合找到了切入点。然而,西医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无法和中医理论合拍,怎么办?!

我力争把西医还原视角下的知识转变为以系统的思路来认识。怎么转?就是把整体、动态、联系等几个观点贯彻到研究和认识的过程中。这种办法果然很有效。在系统论的指导下,我得出了疾病是“在内外损害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的新观点。接下来当然是要进一步考察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自稳调节紊乱是怎么一步步发生并导致不同的疾病的,然而,这方面西医的知识是零碎的、分割的,如何进行整体、动态的认识,一时成了难题。

在思索经络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古人眼中的经络本义竟是营卫的循行通路。通过某种隐秘的通道,营卫——营养与防卫——就突然和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中的内分泌、免疫部分如此鲜明的联系起来。呵呵,原来秘密在此!营卫学说的重新发现,让我终于打开了一道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医理论的大门,也使得自己希望以系统论的思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切入点研究中医有了现实的基础。

经过这一番思考的反刍,营卫这一在我眼中本来空洞乏味的词一下子变得丰富和立体起来。我终于醒悟到中医的真正精华并不在于阴阳,而在于营卫。阴阳不过是古人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属于朴素的系统论和辩证法,而营卫才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是阴阳哲学和医学科学相结合的物质基础。想当年我们曾经苦苦追寻阴阳的实质而不得其解,却不知古人早已在《内经》中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这真是历史和中医开的大玩笑啊,只有系统论的视角才能让我们